

【传统大家谈】

“国学”如何“新视野”

□陈平原

作为主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学者，我在“国粹”、“国故”与“国学”这三个词语中，最能接受的还是“国学”。但或许是偏见，我始终认为“国学”这个词是被“西学”倒逼出来的，因此带有浓厚的防御色彩，缺乏主动性与生长空间。最近十年，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“国学”变得炙手可热，可说到了“无人无处非国学”的地步。

随着“国学热”的勃兴，其边界及内涵不断拓展，连我这样的门外汉也都有机会凑热闹，贡献几句大白话。以下五点——国学不是口号、国学并非学科、国学吸纳西学、国学兼及雅俗、国学活在当下——权当迟到的祝福与期许。

国学是好东西，但不该是震天响的口号。因为，一旦成为口号，犹如漫天翻卷的大旗，必定旗下鱼龙混杂，招来很多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江湖骗子。当下中国，“国学大师”的头衔似乎比物理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等要好听得更多。可我对后者基本信任；对前者则敬畏之余不无几分疑虑——主要是搞不清楚其研究对象、工作方式及努力方向，因而不好评价其得失成败。

国学是大学问，但不该汲汲于晋升“一级学科”。几年前，若干出身经济学或自然科学的校长们联袂，振臂疾呼，希望国家将“国学”确定为一级学科，并授予专门学位。理由是，现有的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数学、化学、物理学等分科方式，属于西方体制，无法容纳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。这里不想正面立论，单说这“一级学科”与“博士学位”，同样也属于西方体制。除非恢复“六艺”、“四部”的分类方式，或干脆回到秀才、举人、进士的科举考试，否则很难摆脱这种“影响的焦虑”。应某大报之邀，我正想参与讨论；一听说是反对设“国学博士”的，主事者当即表示，这篇文章可以不写了。

国学博大精深，但不该画地自牢。时至今日，我还是相信王国维的话：“学无新旧也，无中西也，无有用无用也。凡立此名者，均不学之徒，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。”硬要将“国学”与“西学”做彻底切割，不说理论上不够圆融，实际效果也不佳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期间，如何看待新旧与中外，有过很激烈的争论；而日后对中国文化研究及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，是《新潮》

诸子，而不是《国故》诸君。

谈论国学，其视角有广狭之分，在“固守五经”与“兼及雅俗”之间，我倾向于后者。照理说，前者边界清晰，且渊源有自，容易做成“大学问”；只是因不接地气，很难茁壮成长。后者则“无往而不在”，兼及精神与物质、殿堂与市井、书斋与田野，更容易为大众接纳。说到底，热衷于谈“国学”的，更多动力来自政界、商界及大众媒体，而不是学院派。

最后一点很重要：国学必须活在当下。世人所理解的国学，大都是“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”。而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，因其接受了西学的洗礼，很容易被剔除出去。这也是很多大学的国学院在确定研究对象时，将边界划到辛亥革命的缘故。这么一来，国学也就成了“博物馆文化”——很优雅，也很美丽，但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这是我最担心的。如何让中国文化重新“血脉贯通”，是每一个关心国学命运的读书人都必须认真考虑的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国学”确实需要有“新视野”。

（据《文汇报》）

【百家之言】

谈国学必须注意复古的陷阱

我曾谈到当前推广国学的三项挑战，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：要超越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对儒家思想所造成的扭曲。帝王专制对儒家思想的扭曲主要显示在何处？我们立即想到两点：一是三纲五常，二是科举考试。首先，三纲五常并非儒家思想。“三纲五常”的想法是西汉董仲舒开始提倡的，到了东汉班固的《白虎通义》才正式定下其名，后来变成维系政治与社会的基本观念。它完全符合帝王专制的需要，所以形成教条而深入人心。到了南宋朱熹手上，甚至把“五常”说成人性的具体内涵，然后宣称“人性本善”。宋明两代的学者大都主张“灭人欲，存天理”，这主要也是用于教化百姓，试问有哪位专制帝王做到了这六字箴言？其次，谈到科举考试。自元朝皇庆二年规定以朱注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本之后，六百多年以来，所有念书人从小启蒙学习儒家，皆以朱注为教科书，他们所学的是“朱熹的儒家”，而非“孔孟的儒家”。我曾指出朱注至少有两点误解，如“人性本善”与“孔子是天生的圣人”。总之，今日谈国学必须认真注意复古的陷阱，因为看似源远流长的传统，其实未必是原本真正的思想。忽略这一点，难免事倍功半，甚至买椟还珠。

——傅佩荣（著名学者）

传统的家风从未过时

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牵动人心的，就是家风。很多人认为，西方的教育理念才是科学的，比如说对孩子要多鼓励，少批评，多说几句“你好棒”，这样才能培养出自信、独立的现代青年。道理都对，但我觉得完全照搬也有问题。中国的教育自有其优秀、恰当的地方。中国家长教育孩子，善于从一些小事出发。比如，第一就是讲规矩，看到长辈主动起身迎接，有客人来访主动打招呼，长幼有序，从细节开始，培养孩子的教养、品德、为人处世的方式。传统礼仪的庄重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感，是中国家风的基础，也是中国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。因此，常有人说，中国古代的“礼”不只是礼仪，“礼”本身就是社会秩序，是法治的一部分。古代社会治理，比较依赖每个人的道德自觉，而这种自觉正是通过家风传承下去的。如今社会已进入“小家庭时代”，被分割为小的家庭单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家庭教育失去空间。即使三口人的小家庭也要有规矩，讲究长幼有序。小家庭的父母一样需要注重家庭教育，自己以身作则，教会孩子做人做事，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一生。中国传统的家风当然需要改进，但它从未过时，它的核心价值没有变。

——张颐武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【我家家教】

我家家风如军风

□彭波

老爸是个军人，当兵几十年，南征北战，吃过很多苦。转业后，虽然不是军人了，却把军队上的好作风带回了家。就像外人说的那样，我们家的家风如军风。

我家排行老大，老爸对我特别严格，他常说，要想火车跑得快，全凭车头带，我这个老大就是家里的火车头。为此，老爸给我定了许多规矩，甚至把部队的纪律全盘拿到家里，让我们遵守，如：站如松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；尊敬老人，待人有礼貌，讲究卫生，不迟到不早退，不抢话，甚至有些吃饭穿衣叠被子之类的小事也都会给我们定规矩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家的家风正，远近闻名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，老爸不但这样要求我们，自己还能够以身作则。有时候，老爸给我们定的家规，我也觉得有些麻烦，比如讲究卫生，饭前便后要洗手。按老爸的这些家规，我们星期天休息时要洗好多次手。那时候的孩子，怎么能做得到呢？可老爸就能做得到。老爸做到

了，再教育我们，当然就有说服力了。有一阵子，我们学校的许多孩子因为不讲卫生都生病了，唯有我们兄妹三个，没有一个人生病。

随着我们的成长，老爸的家规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严厉。有时候我跟老爸开玩笑说：老爸，你的这些家规，抓的几乎全是小事，您老这不是有点抓小放大吗？老爸笑了：什么叫抓小放大？大是大非谁都能看得出来，俗话说得好，细节决定成败，只有做好了小事，才能有干大事的资本。

在我们的家风中，诚信是一个重要的内容。不管是干工作，还是处朋友，诚信都是做人之本。老爸在单位一直担任领导职务，“文革”时受冲击，不仅靠边站，还被开除了公职。我们原本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一下子变得贫困潦倒。为了生活，父亲只好依靠借钱来维持生计。大概是因为父亲平常为人正直吧，还真有好多好心人借给我们钱，而借来

的钱，父亲每次都按时还。就这样，父亲受冲击的几年里，我们家没有被困难所击倒，硬生生挺过来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父亲恢复了领导岗位，他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我们的那些朋友，接济生活困难的朋友，成了父亲的习惯。父亲常对我说，要懂得报恩，别人的点滴之恩，要涌泉相报。这才是做人之道。

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，也是父亲经常对我说的。父亲不但在单位有责任心，在家里责任心也非常强，他常说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责任心，在单位他不是个好职工，在家里他不是个好儿子、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奶奶95岁后，瘫痪在床，父亲每天侍候着奶奶，直到奶奶去世。单从这一点来说，父亲就是一个合格的男人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80岁了，而我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，可父亲的家风却在我们家持续着。我想，这种好的家风一定会在我们家一代代延续下去的。



最疼爱我的那个人走了

□玮玮

地抚摸我，笑眯眯地看着我狼吞虎咽，仿佛那是她最大的享受。

时至今日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，我上初二那年。一个深秋的晚上，晚自习铃声刚刚响过，我的肚子开始隐隐作痛。不一会儿，冷汗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。父母工作忙，姥姥成了我最近的“监护人”。闻讯赶来的姥姥一脸焦急。开始，姥姥搀扶着我走，我几乎整个身子都趴在姥姥身上。此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姥姥二话没说就把我背了起来。她走上几步就气喘吁吁，不得不停下来运气，再把我背上。姥姥摇摇晃晃地把我背到卫生院时，汗水已经湿透了她的衣服，她顾不上这些，急忙找医生给我查看病情，直到我输上液后慢慢地睡去，她才舒了一口气。如今回想起这一幕，我不敢相信如此瘦弱的姥姥能背我走那么远的路，而在那样的夜色里，能给姥姥力量的，就是她对我那深深的疼爱了！

2013年，姥姥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。乍听到这消息，我很是震惊，不敢相信善良能干的姥姥会得这样的病！有段时间姥姥病得厉害，连自己的儿女也不认识了。担心她的病情，我从远在千里之外的单位请假回家探望。一路上想象着和姥姥见面时能出现的各种情形，真的见到她的那一刻，竟让我出乎意料。我快步走到她床前，轻轻地叫了声“姥姥”，听到我的声音，姥姥一下子来了精神，回过头来高兴地笑了。我逗她说：“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姥姥连想都没想就叫出了我的名字！守在旁边的妈妈和大姨一个劲儿地说：这可怪了，见了你一点也不糊涂了！这些天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呢。瞬间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恩涌上心头……

接下来的日子，姥姥时而清醒时而迷糊。就在2015年4月30日的早上，姥姥永远闭上了那双慈爱的眼睛，带着她对我们的深深眷恋走了。

时光飞逝，不知不觉中，姥姥走了两个多月了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常常梦到她。那些昔日与姥姥在一起的画面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，恍若昨天：想起我幼年时，姥姥面带慈祥的微笑看我嬉笑玩闹时的心满意足；想起寒冷的冬日，为了不让我挨冻，昏暗的灯光下姥姥一针一线为我赶做一双棉鞋，手都冻得发麻；想起大一暑假，姥姥去火车站接我，远远地我就看到她左顾右盼，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子，里面装着的是她亲手为我做的热腾腾的油饼……

姥姥已远去，可是姥姥疼我爱我的画面却在我的眼前不停晃动，那么清晰，每每此时眼泪总是悄无声息地落下。而此时此刻的我，多么希望真的会有天堂，我的姥姥就在天堂里过着另一种幸福的生活。

“家教、家孝、家文化”
——百姓故事

投稿邮箱：qlwbjia@163.com